

17

神秘的来信



一个日本外交官的生死挣扎

添田抽出信纸,看见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:

野上久美子小姐:

突然致信,深感歉意。

我手中有几幅笹岛画家为您画的素描。我想见您一面,亲手将素描还给您。我本可以将素描邮寄给您,但我更想借此机会见您一面。很遗憾的是,我今晚就要启程去京都,无法在东京将画交给您,只能麻烦您大老远跑一趟了。车费我已放在信封里,请您一定要收下。

如果您愿意赏光,请您单独前往以下场所。如果在指定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您没有出现,那就说明我们有缘无分,我也会就此作罢。

十一月一日(周三)正午
京都市左京区南禅寺山门附近
(我会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一直恭候您。)

又及:您可以在其他人的陪同下前往京都,但请单独前往南禅寺的指定地点。如果您对这封信起疑,也请您一定不要拿到警察局去。请您相信我,我对您只有好意,绝无邪念。

山本千代子

“这信很奇怪吧?我们母女都不认识这个山本千代子。添田先生,你觉得这信会是谁寄出来的啊?”

添田犹豫了,他不知道该不该将自己的猜想告诉孝子。

“我觉得寄信人的确是想把画还给您,只是想亲手交给她而已,所以才没有把画寄来。”

“我总觉得有些奇怪。”

“我也觉得很奇怪,不过让久美子与寄信人见面,也是件好事。”

“您就让久美子小姐一个人去京都吗?”

“我觉得还是和警视厅的人商量一下比较好,就把此事告诉了一位警官,警官说要与久美子一起去京都。”

“什么?警官和久美子小姐一起去了吗?糟了啊!那位警官姓什么?”

“是铃木警部补,他对笹岛老师的死因一直有所怀疑。”

添田回报社后,被部长分派去采访国际会议的山口代表。在机场等待的添田,无意中发现了个熟悉的身影:外务省欧亚局某课课长村尾芳生。他赶紧跟上去,发现村尾课长正独自朝飞机走去。

添田眼睁睁地看着他越走越远,消失在停机坪的照明灯中,那是一趟前往大阪的航班。

久美子在京都入住的旅馆位于祇园后的一条小路上。清晨,她在钟声中醒来。她住的房间位于旅馆深处,正对着寺院的本堂。

信上指定的时间是正午,久美子打算在11点整准时赴约。

“坐车去南禅寺的话只要10分钟。”当班的女服务生告诉她。

久美子一开始以为,这名女士也许与笹岛画家关系非同一般,所以才能得到那些素描。画家去世后,这些素描不再有用,自然想把素描还给模特本人。寄信人应该是东京人,可是对方又何必在旅游期间特意把久美子叫去呢?最为可疑的是,笹岛画家是因服用安眠药过量猝然去世的,照理说他并没有时间把素描交给别人。

那一系列画是为某次展览而创作的,尚未脱稿,画家生前应该不会把未成品交给别人。而且,画家对那几幅素描非常满意,如果他不用再画了,也没有必要让久美子继续去画室啊。

还有一点很奇怪:这封信不是手写的,而是用打字机打的。如果是政府部门或公司的公文,用打字机打印无可厚非,可这是一封私人信件,用打字机打出来就很不正常。

纵然心中有万千疑虑,久美子还是主动赶到京都。她不仅想拿回自己的素描,更想知道为什么画会在画家死前不翼而飞。

既然画家不可能将画交给别人,那就意味着寄信人是在画家死后得到这些素描的。而且,她使用的绝不是普通手段!(摘自《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》松本清张 著)

几乎成了保姆

18

还好,今天是星期日,不然,昨天玩得那么晚,今天肯定没精神上课。

8点半起床,我洗了个澡,吃过早餐,陪小妹妹玩了一会儿搭房子,然后开始收拾厨房、洗衣服、打扫我的卧室。做完这些后,我觉得有些累了,便回屋换了衣服,边看书边等着美国妈妈与妹妹们起床,收拾妥当后一起去教堂。

我知道她们洗漱、换衣服的时间比较长,便拿着历史书看。谁知刚翻了两页书,美国妈妈便穿着睡衣进来,我总是待在屋子里,不跟妹妹们玩,不懂得给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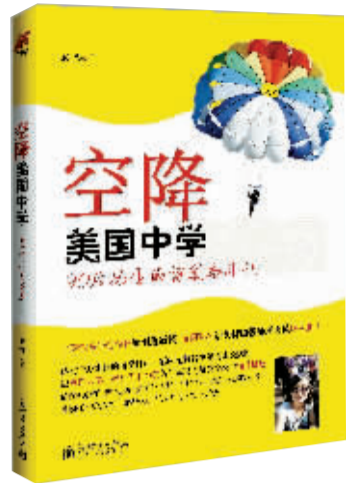
我觉得自己好委屈,真想对美国妈妈说,在你没起床时我就陪着妹妹玩了,还做了不少家务,难道这样还不算给予吗?再说,我又不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她们身上,毕竟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,我也有重要的学业要完成。

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是一两次了,每当我做完一大堆家务事后,刚开始处理我自己的事情,美国妈妈就会跑到我的屋里来说我不跟她们在一起,不与她们交流。每当听到这话,我心里都很不舒服,毕竟我做了力所能及的家务事,也尽量找时间与她们沟通,但是我来到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,而且我在学业上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,这些她是知道的,可她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?

这些话我只能吞到肚子里,即便被冤枉,我也只能说对不起,因为美国妈妈很不喜欢我们与她争论。只要我把这些话出口,就会被说成是抱怨。我默默地上了楼,帮妹妹们铺床、整理屋子,不由得有些心酸。想想在国内,都是妈妈包揽一切,我很少做这么多家务。来到美国,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女佣和保姆!有时真想不明白,我来到美国是为了什么。

小妹妹倒没看出我不好的脸色,拉着我要我跟她玩枕头大战。看着她充满活力的小脸儿,我的心情倒舒展了些。我们刚开始玩,美国妈妈又说我只顾玩,不知道带狗出去散步。看着美国妈妈转身离去的背影,我觉得她非常薄情!

时间有限,我二话没说,又带着狗出去转了一大圈,回到家后发现美国妈妈与妹妹们刚收拾妥当,便一同出了门。到教堂时,我们迟



到了5分钟,美国妈妈对我说:“你知道吗,我们今天之所以迟到,完全是因为你不懂得合理安排时间!”明明是她们晚起、动作慢,却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,我的眼睛酸酸的,再次低下头说对不起。

从教堂窗户里透出来的五彩的阳光,与教堂高高、尖尖的屋顶让我有一种飘浮的感觉。跟着唱诗班唱唱歌,听着牧师的呢喃,我抑郁的心情好了许多。从教堂出来后,美国妈妈去了邻居家,说一会儿就回来,我则带着大小妹妹们回到家中。

到家脱了鞋,我就被两个妹妹拽去玩游戏,在疯玩的间隙,我又抽空准备好了午餐需要的沙拉,美国妈妈回来后又做了通心粉。正当我在布置餐桌时,美国妈妈居然又开始批评我,她说在她不在的时候,我不应该只顾着跟妹妹们玩,而应该准备午餐。想起她早上挑我的毛病,我便说跟妹妹们一起玩是一种给予。美国妈妈说我从来都不帮她,没有承担起一个15岁青少年该负的责任。

想想来到这里后,我每天要清理厨房、做早餐、洗碗、收拾厨房、洗衣服、倒垃圾、遛狗,还要给妹妹们换衣服、叠被子,我觉得我已经做了一个15岁少年应该做的所有事情。如今,我白天的时间除了上课,几乎都“奉献”给了家务。我只能在晚上甚至是半夜学习,这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与学习质量,我感到压力很大。

(摘自《空降美国中学》郝焯 著)

一名留美女生的奋斗史

副刊

电话:65233687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